

瓊臺類稿卷之十一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記 木家類

鴈集瓊序記

正統壬戌秋八月辛丑予時肄業學宮日亭午與
同舍生符鍾秀陳汝諧偶息游焉有童子走報曰
有鳥集于學宮濬池之中比覩覩而小似鳧鷖而
大足指蹼屬毛色蒼白旁皇四顧馴擾而不驚蓋
平昔所未嘗見者盍觀之予偕二友往焉顧謂之

曰此易所謂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者乎書所謂
隨陽以攸居者乎禮之用為大夫贄其士昏攝盛
以奠者乎是鳥也生乎沙漠之墟隨陽南征集于
江湖漢沔之間乃其所也嶺海之南隔山越河蓋
彼飛不能遠到之處胡為而至此耶茫茫鯨波百
川斯委四州之間二三千之域其間之水匯而
為湖流而為河潛而為沼沚視茲濬池廣袤何啻
百倍且此學宮相去重湖僅一堵許彼皆不之集
而顧來于茲謂其無意可乎二友叩予以求其故
予謂之曰禽鳥天產也其得氣最先而鴈又隨陽

之鳥秋賓南而冬北歸知時者也其乘氣機而先
動无非他鳥之比昔人聞天津杜鵑之聲而預有
所占焉矧茲陽禽素稱知時者乎昔者地氣自南
而北未有南人以文字亂天下今也地氣自北而
南安知無南人以文字治天下耶昔既有驗今亦
有驗矣二友戲謂予曰安知非子耶予笑而遜謝
焉鴈聞人言若對以臆童子舉手倏爾西征歸而
筆之以為鴈集瓊庠記

槐陰書屋記

歲甲戌予僦居 京師得十數楹于 禁城之東

偏可一畝許因闢一室以為藏脩之所聖以楮中
設几案左右列圖書外隙牖于牆面南以迎陽明
之光牖側有古槐一其大盈尺其高僅丈望之童
童若車蓋然其陰半覆于堦半蓋于瓦而牖戶几
案賴以庇焉自夏徂秋蘊隆蟲蟲若焚若蒸而吾
一室之中恒若挹清風濯冷泉不自知其在闌闌
塵紛之內也予日居其間繙閱書史口誦心惟凡
古聖賢所以用心而著於書古帝王所以為治而
具於經史者與夫古今儒生騷客所以論理道寫
清景而寓於編簡者皆得於此乎神交夢接之

輝吾力焉使不為炎暑所困以中輟之則吾得於
茲槐之助也多矣因扁之曰槐陰書屋或者過而
疑焉以謂有慕乎玉晉公三槐之意也嗟乎公植
槐以貽後取必於天也予陰槐以讀書取必於已
也取必於天也以德取必於已也以學讀書所以
積學積學所以成德成德所以合天又安知昔人
所以期其後者不可期於已耶庸何疑或者去因
書于壁

尚友齋記

齋凡若干楹左右列詩書予日居其間朝夕讀且

誦焉所以考古人迹以求其心者也因取孟子尚友古人之意名之夫孟子以友一鄉一國之士為未足故進而取乎天下又以友天下為未足故進而求乎古人予豈能盡今天下士以友之哉乃欲躐而進於古難矣雖然予自蚤歲即遊鄉校進郡庠又進而領薦于藩府兩試禮部卒業太學者六年今又辱從進士之後則其所友自一鄉一國以進於天下於孟子言蓋庶幾焉於是誦詩讀書進而上之以友古人顧不可歟夫古人書自伏羲畫卦以下詩自舜臯賡歌以下至于近世儒先之述

作皆其精神心術之所形其見於篇章訓詁者特粗迹耳因其迹求其心殆將與其精神心術之微冥交於數千百載之前也耶是為記

願豐軒記

予少有志用世於凡八下戶口邊塞兵馬鹽鐵之事無不究諸心意謂一旦出而見售于時隨所任使庶幾有以藉手致用及登進士第選讀書中秘即預脩寰宇通志又於天下地里遠近山川險易物產登耗賦稅多少風俗媿惡一一得以寓目焉是時年少氣銳謂天下事無不可為

者願無為之地爾

既登名仕版旦暮授官可以行吾志矣書成上進
凡同事者各除給事中御史獨留四人者為編脩
予與焉編脩職專史事 本朝不設起居注遇有
纂脩旋設館席給筆札惟官長凡例是遵逐事呈
稿筆削惟命蓋官局脩書從古然也其中雖有所
見亦不敢盡用已意入院首尾二十餘年四轉官
階不離乎言語文字之職凡昔所欲資以為世用
者一切寓之於空言無用之地日斯征而月斯邁
今則頭顱將種種矣非徒時不我用縱有所用則
已精神衰繭心志疲倦亦不能有所為矣於是乎

返觀內省而自嘆曰噫潛自七歲入小學十九補
庠生二十又四領鄉解又三年試禮部得校官不
就卒業國學者六年歲甲戌始登進士第入翰林
方其在學校也有月廩之食升冑監也有日會之
饌官翰林也歲有常祿而又日給食大官翰林之
職專於講讀纂脩考試亦猶吏曹之於銓選刑部
之於推讞之類也諸司曹務未聞常祿之外別有
支給而此入局則有茶果之供鎖院則有文綺之
賜進講則有御廚之給諫有之曰經筵頭史館尾
蓋以初開講必有重賚既進書必有榮陞故也詩

不云乎無德不報濟生遐外之域學無師授仕無
引援一旦拔自草莽之中進之天口之下而又受
使蕃之賜優渥之恩如此其厚且至將何以報稱
聖恩之萬一哉且性愚而拙粗知人間廉耻事不
敢出其位而假途於他然則於此將奈何哉無已
則亦瞻天以致其祝歎夫人類之尊莫尊於君矣
而居君之上而尤尊者天也天不言其所以默相
而陰定之者又不必屑屑然露其聲迹惟陰陽之
順序星辰之循軌雨暘之時若者人皆可得而見
焉然其尤效驗而最顯著者又在乎雨暘也是故

常雨而雨雨而不至於淫當暘而暘暘而不至於
亢則五穀豐登萬物用成將見家給人足而禮義
興行禮義興行則盜賊不生盜賊不生而禍亂不
作矣夫然則君位之尊安國勢之隆重世祚之
延長與天地相為悠久而無窮焉區區報國之心
庶幾在乎杜子美云憂國願年豐此之謂也謹摘
其言以名吾所居之軒而書此以記于壁

藏書石室記

予生七歲而孤家有藏書數百卷多為入取去其
存者蓋無幾稍長知所好取而閱之率多斷爛不

全隨所有用力焉往往編殘字缺顧無從得他本以考補時或於市肆借觀焉然市書類多俚俗駁雜之說所得亦無幾乃徧于內外姻親交舊之家訪求質問苟有所蓄不問其為何書輒假以歸顧力不能抄錄隨即奉還之然必謹護愛惜莫可再求也及聞有多藏之家必豫以計納交之卑辭下氣惟恐不當其意有遠涉至數百里轉流至十數人積久至三五年而後得者甚至為人所厭薄厲聲色以相拒絕亦甘受之不敢怨懟期於必得而後已人或笑其癡且迂不恤也不幸稟此凡下之

資而生乎遐僻之邦家世雖業儒然幼失所怙家貧力弱不能負笈擔簦以北學於中國中心惕然思欲以儒自奮以求無愧於前人及求諸心似知所愛慕者甚欲質正於明師良友引領四顧若無其人不得已而求之於書書入不可得而求之之難有如此者乃喟然發歎自盟于心曰某也幸他日苟有一日之得必多購書籍以皮藏於學宮俾吾鄉後生小子苟有志於問學者於此取資焉無若予求書之難庶幾後有興起者乎歲己未補郡庠弟子員甲子領鄉書戊辰上春官卒業太學甲

成第進士卽入翰林自此日積月累所得日多歲
庚寅丁先妣憂歸故鄉服闋渴

先聖于學宮怵然動其宿盟顧南方卑濕竹帛不
可久藏竭平生積聚鳩工鑿石以為屋凡梁柱楹
瓦之類皆石為之不用寸木廣若干尺長若干尺
經始於 年 月落成於癸巳年七月為錢總
若干督其工者鄉友吳雲也中為木樹若干內皮
以書僅成予卽北上竊恐後人不知予得書之難
而易視之或者又取之以去也予自書其事而為
之記曰書之功用大矣由一理之微而可以包六

合之大由一日之近而可以盡千古之久由一處
之狹而可以通四海之廣由一事之約而可以兼
萬物之衆其惟書也嗚呼聖人死也久矣而道德
萬世如見古人往也久矣而事業終古常新合千
萬世之心術聚千萬世之治迹傳千萬世之語言
演千萬世之理道皆於書乎是賴七也生乎千年
之後而知乎千年之前具乎一物之形而悉乎萬
物之理處乎一室之間而周乎萬里之勢非書曷
以致之哉人生天地間不為儒則已有志於儒以
從事乎聖賢之道未有舍書而能成也古語有之

通天地人曰儒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一書之不讀則一書之事缺焉書之在天下自五經而下若傳若史若諸子若百家二而天下而地中而人與物固無一事之不具亦無一理之不該學者誠卽是而求焉則可以貫三才而兼備乎萬事萬物之理儒之道其在是矣雖然書不貴多而貴精學必由約而后可以致於博精而約之以盡其多與博則氣質由是而變化心志由是而開明德業由是而崇廣祈其精而至於不亂合其大而極於無餘會其全而備於有用聖賢之道夫豈外乎是哉區區

積書之心誠有在乎是所以期待吾鄉之後賢君子者甚遠且大其必有副予望者乎使誠有之恨予毫矣不及見也雖然真漢之中無知則已萬一有知亦將惕然快靦然笑也謹書此以俟若其規條名目則悉具于碑陰

學士莊記

學士莊在瓊城之西北二里而近翰林學士丘濬仲深之別墅也或曰學士文學侍從之臣在天子左右載筆以視草者也矧一登進士第卽通籍金門出入禁掖幾二十年始以大夫人喪一

歸故鄉服除卽行蓋以官為家以文字為業固不待莊以居用耕以食胡以別墅為哉嗟乎此正區區深意之所在也予先世閩人來居于瓊世數久遠自七世祖學正公以來代有祿仕惟先公早世雖不仕而亦有 貲贈之命世業雖以士而率亦未嘗廢農美任者其暫而耕者其常歟予家依城以居而先世多負郭之田去所居一里而近有田一區四際皆深窪而其中獨隆然以高其旁田皆歲再熟而此僅一獲焉始予少時恒患海外古無高人勝士故其地無可以賞心會意之所藏脩之

暇求一息游之處不可得也是時卽有意經營之力不能及且弗暇也會免太夫人喪家居無事思欲成夙志而謀之吾兄伯清先生先生曰何用遠求盍卽丹陽田為之卽日具圖釐其田而三之用其一為村而田其二如故乃僦工起其二之土而畚之築實其一以為村基周圍若干文為畝者若干餘田遂皆深窪可再耕歲會其所穫登常數焉環村之址鑿溝引水繚繞之村之背旁際為長壠壠上壘石為三小山山下有亭環種野花村前際為方塘周若干大塘心砌石為釣臺當其前積土

為圓堆名小鰲峰環村皆種芳竹雜蒔花果草木
於其間小三山下繚以周垣中構堂三間翼以兩
室前為圓亭亭之前為渠九曲之其下為月池各
有扁堂曰瞻玉旁兩室左曰曝日右曰涼風亭曰
一噓蓋摘歐陽子內制集序中語也其他如所謂
小鰲峰者蓋擬館閣中之鰲石所謂小三山者則
又以視道家之山蓬萊方丈瀛洲者焉直堂之前
有門扁曰小瀛洲其外門曰學士莊又自村徑始
涉田蹊有石門焉曰丹陽仙境本其地舊名也堂
既成吾兄伯清會客而落之試與客立釣臺之上

四顧焉一城之景咸會于斯漠漠水田四際山
麓直南吾先人之廬於是乎在喬木岑蔚之間華
表簷牙露出林杪此朝廷旌吾先妣之守節不貳
者也而吾之堂軍科官侍從有司所表之綽楔亦
於是乎見之與凡吾廬之所有若寶勅樓若可繼
堂若願豐軒皆隱約可指示也稍南而東是為郡
城雉堞連雲樓閣倚空衢道之交互屋瓦之櫛比
闐闐之雜遝或近或遠斷而續焉隱而見焉蓋四
州十邑之大都會處舉目而東不半里許鬱有叢
祠祠之兩旁冀以居民極其目之所至金碧輝煌

照耀林谷是為佛老二氏之所宮其東北之近地
則州將都肄之所月凡三校閱于斯金鼓之聲旗
章之物耳可聞而目可見斯則吾莊之近景也試
又登小三山而四望焉一郡之景亦莫不畢會于
斯蓋吾郡所謂主山者西石也中坳而旁峻有似
馬鞍然故又以形似名原其山之所起自海北之
徐聞砭門其脉穿海底而南即蘇子所謂地脉何
曾斷者橫亘郡城之西勢如奔馬為衆山之脊朝
夕日光霞彩敷金抹翠排闥而入吾堂中有如屏
幃之列几案間然引領而南越吾心可六七十里

有嶺黛隱隱然雲霄間者臨公山也道家所謂七
十二福地之次二十四者焉天宇空闊烟霏之外
有峯巒巒然如貫珠列於東北雲海之涯者七星
嶼也林木蔚然如疊翠叢於東南坡坳之間者靈
山也此二山皆有祠宇有司歲時祀之其他如蒼
屹之幽雅東石之秀拔雷虎之蹲伏銅鼓松林之
渺茫隨陰晴而隱現或有或無或在有無之間其
木之大者有南渡江源發自五指山經臨澄定三
邑之境繞城之南而東之折北會諸溪以入于海
距此半舍許舟沿泝其中往來檣帆其未越林表

而可數也吾郡以海為疆界自此北至海道僅
十里所謂神應海口是為港門帆檣之聚森如立
竹汪洋浩渺之間山微微如一線舟杳杳如寸莖
晨昏蜃氣結成樓臺峯岫千態萬狀日光射之錯
雜如錦繡光耀如珠璣真天下奇觀昔人所謂絕
冠其平生信非虛語矣茲又吾莊之遠景也凡吾
一郡人物邑居之繁山水登臨之美皆可於此一
寓目而盡得之伯兄與客觀望既畢謂濬曰茲不
可無記宜詳書之以示後之人使天下四方知吾
窮荒絕島之間有此奇偉秀絕之景顧不可哉濬

中國之在天北間如方舟之浮于池沼中然
那以藁爾之地居寰海之外則又如浮一匝於方
舟之側然可謂微而微矣今

天子建都于燕而吾郡在越之極南何啻萬里也
眇末小子無才無德猥以文章小技遭際盛時實
身金馬玉堂之間側迹勾陳紫微之下豈非幸之
幸哉雖然出處有其時而進退當以禮苟知進而
不知退有以進之而無可以退之之地以是而事
君則昧大易隨時之義犯夫子患失之戒大不可
也此區區所以預為歸老之計而即歐陽子之所

云云者以為堂亭之名非敢以誇諸人也聊以志
吾志焉爾異時上乞骸之章

天子幸閔其愚而以奈遠之禮優之俾得以守其
世業遂其初志歸與伯兄優游容與娛老於是莊
之上炊粳而飯之釀秫而啜之又推之以及夫鄉
人父老醉飽之餘相與鼓腹而歌吟稽首以祝頌
庶幾以報 聖恩之萬一焉不幸一旦溘先朝露
也又以是遺子孫尚亦有利哉

野花亭記

禮曰天地溫和之氣盛於東南五嶺地當中國

吾郡又居五嶺極南之徼天之賜明貴備
四時地之清淑旁鍾於庶類是以物之生于斯也
形瑰竒而色鮮華味甘美而氣馨香獨異而且多
凡他郡所有者多有之而其所有又有他郡所無
者予自蚤歲粗知讀書即有意於物理之學而於
花卉亦傍及焉凡名具於載籍文字間徧即人家
園圃求之亦多有所無者無幾爾而時又於載
籍文字之外得其無名者甚多意謂方名不同爾
他處或有未可知也及游郊野山澤中所見愈多
中有甚竒特秀絕者詢之士人或有名稱或無名

稱不止一類意謂游歷未廣安知他方無其類邪
既長渡海而北歷高雷之境抵于羊城由是泝滇
溪踰庾嶺沿章江而下浮大江歷吳楚齊魯宋衛
之境以達燕京所至遇士夫博雅好事者往往
詢之所見不過同此數品其間載籍文字所具者
亦或有未識焉或此以為是而彼以為非迄不知
所定於是乎嘆曰花卉之生於中州可謂幸矣然
人且猶有不盡識者矧不幸生於遐外之域者哉
其不見知於人無足恠也是雖有瑰竒之容華
之色芬芳之氣亦無由以表見于世惟自生自

於荒山野澤間與蓬蒿生刑伍而已一何不幸之
甚哉使誠一日有所遇焉持之而北與他方所有
者相比較固未必盡出其下或超而出之者亦未
可知焉而彼生得其地遇得其人方且植之於庭
階之前培之於盆盎之內滋之以膏腴沃之以繁
清慮其弱也扶之以竹恐其燥也蔽之以蓬虞其
或為物所傷觸也而又護之以闌檻朝視夕顧以
觀其長成開發迨其及時而開也設具召客以賞
之分題賦詩以詠之詠之不足而或又寫之以圖
不幸為風雨所摧敗焉相與嗟悼之無已若是者

豈其物一一皆足以動人哉得所處也歐陽子有言凡物之幸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子與是花同處遐遠之域目親見之者多矣皆他方之所未有者也其容其色其香一皆出於天然而未嘗假毫髮之人力且猶如此使其得與於人家苑囿軒墀之末而受園丁之培養為士人之賞識殆將與之爭妍競秀未必盡出其下也其如所處不得其地何子每見而憐之思欲移入家圃中因其類而命之以名名有未雅者為更之有志久矣歲己丑聞先妣喪歸自禁林明年抵家又明年始免喪乃

於鄉友好事者遍於山野草澤間遇草木之花卉苟可以入目供鼻者盡移植吾學士莊中前後致數百種爰於其中構一亭以為賞玩之所名之曰野花亭意將待其封殖既成之後標其名而繪為圖每種各咏以一詩使草木之生吾土者雖不幸不見賞識於中州士大夫而亦有聞於吾鄉之人或可由是而傳播於四方焉惜乎客土新培氣脉未屬既而萎稿者幾盡予為隄限所薄遂爾北上竟未克如所志而重歎是花卉之不幸也雖然予髮種種矣不日上章乞骸骨

聖天子幸憐其老而賜之以休間尚當成其素志
安知其不終幸哉朝回無事坐願豐軒中時春雨
初霽草木競茁忽然動園之興信筆書此寓歸俾
子敦刻置莊間以為亭記用著吾志以示夫鄉之
人雖然是記也豈直為野花發哉

可繼堂記

可繼堂者瓊臺丘氏之正寢也堂以可繼名摘先
祖思貽公所題堂楣對句語也洪熙改元公以臨
邑醫官滿考赴銓曹留京師又明年是為宣德
丁未先考學士公卒于家時先祖年五十九伯兄

源甫九歲濟七歲明年公歸自京師其祭學士公
文有入門見棺之語聞者傷之先祖平生止一子
上無伯叔旁無兄弟群從推而遠之亦無宗族孳
孳然僅二孫存上繫宗祊之重如一絲之引千鈞
也鄉人有唁先祖老而喪子者先祖指吾兄弟告
之曰吾先世世以積善相承然未有發者今不幸
而中微然古人往往因微而大著所以大發者其
在二孺乎因手書二句曰嗟無一子堪供老喜有
雙孫可繼宗命通家子陳曦書之揭於寢堂之楣
鄉人多稱誦焉濟兄弟就外傳時一日先祖坐堂

上兄與濬偕侍公謂兄源曰尔主宗祀承吾世業
隱而為良醫以濟家鄉可也謂濬曰尔立門戶拓
吾祖業達而為良相以濟天下可也時吾兄弟俱
幼穉愚騃不知先祖之言為何如然自是亦知惕
厲自持不敢失墜兄年十有九濬少兄三歲而先
祖弃去時正統丙辰歲也歲己未濬始補郡庠生
甲子領鄉闈首薦己巳兄為有司薦繼先祖職濬
登甲戌進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除編脩累陞侍
講學士學士國子祭酒禮部侍郎歲癸卯蒙
天子推恩贈先祖為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

祖捐館舍至是四十有七年題二語後則五十有
七年也茲二語者鄉人父老至今猶能誦之如昨
日然而堂則以既壓而更新之矣濬兄弟佩服
斯言兢兢如一日未嘗少置諸懷濬於官次嘗求
能書者書可繼堂三大字寓歸以遺吾兄俾刻而
寘諸堂之楣兄嘗命濬以記濬領之而未果歲丙
申不幸先兄亦棄濬而從先祖於九泉不及見天
恩之降矣嗚呼痛哉濬髮髮亦種種矣久官于朝
而乞骸之情尚未得如所願因述所以名堂之意
以貽子敦及從子陶融俾買石刻之而立于堂隅

使後之子孫知所以名堂之意而思所以繼繼於無窮而又為之言曰繼之為言大矣哉天非人不繼父非子不繼人能繼天是為聖人所謂繼天立極是也子能繼父是為孝。所謂繼志述事是也。然天有可繼之道然後聖人繼之父有可繼之業然後孝子繼之有天而無人則極不立有父而無子則世不延此古之君子所以創業垂統必為可繼之道而承其後者必持循遵守之而不敢失墜使其可繼者世世接續而延長之父作之於前子述之於後必如是而後可不如是則不可所謂

者斷斷必為之辭非僅可而未盡之謂也茲則吾先祖言外之意謹用推廣之以示後之人為吾子孫者服膺吾言其尚如吾兄弟服膺吾先祖之訓然為之先者必為所可繼而不可繼者弗為為之後者必繼其所可繼而凡可以繼者無不為如是乎為丘氏之孝子矣乎不然則辱祖悖親其不孝也莫大焉

瓊臺類稿卷之十一

瓊臺類稿卷之十二

少保燕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文集類上

張文獻公曲江集序

古今說者咸曰唐相張文獻公嶺南第一流人物也嗟乎公之人品豈但超出嶺南而已哉蓋自二代以至於唐人材之生盛在江北開元天寶以前南士未有以科第顯者而公首以道侔伊呂科進未有以詞翰顯者而公首掌制誥內供奉未有以

相業顯者而公首相玄宗公薨後四十餘年浙士始有陸敬輿閩士始有歐陽行周又二百四十餘年江西之士始有歐陽永叔王介甫諸人起於易代之後由是以觀公非但超出嶺南蓋江以南第一流人物也公之風度先知見重於玄宗氣節功業著在信史播揚於天下後世唐三百年賢相前稱房社後稱姚宋胡明仲謂姚非宋比可與宋齊名者公也由是以觀公又非但超出江南乃有唐一代第一流人物也然公聲名燁燁在人口耳非直以其相業在當時且甚有文名史稱其七歲知

屬文張說謂其爲後出詞人之冠又與徐堅評其文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柳宗元亦謂其能以比興兼著述予生公六百餘年之後慕公之爲人童稚時嘗得韶郡所刻金鑑錄讀之灼知其僞有志求公全集刻梓以行世自來京師游太學入官翰林每遇藏書家輒訪求之竟不可得蓋餘二十年矣歲己丑始得公山江集於館閣群書中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妣太宜人喪因携南歸期免喪後自備梓刻之道韶適友人五羊涂君暉倅郡偶語及之太守毘陵蘇君辯謂公此集乃韶之文獻

請留刻郡齋嗟乎公之相業世孰不知其文則不
盡知也矧是集感館閣中舉世無由而見苟非爲
卿後進者表而天下後世安知其終不泯泯
也哉是以不揆愚陋僭書其首成化九年

武溪集序

嶺南人物首稱唐張文獻公宋余襄公二公皆韶
人也韶郡二水夾城自瀧來者曰武溪湏水自庾
嶺下與武溪合是爲曲江張公既以曲江名其集
余公之集名以武溪盖有意以匹張歟余家嶺表
極南之徼自少有志慕二公之高風每恨其文之

不行於世於張公文僅見其羽扇感遇等數篇余
公之文僅得其潮說及諸書判盖莫能覩其全也
求之天下幾三十年今與曲江集始並得於館閣
群書中昔孔子言夏殷之禮祀宗不足徵徒以文
獻不足之故解者謂文典籍也獻賢人也二公之
集之存豈非嶺南文獻之足徵者乎予嘗怪柳子
厚謂嶺南山川之氣獨鍾於物不鍾於人曾南豐
氏亦謂越之道路易於閩蜀而人材不逮其然豈
其然乎夫人才莫大於相業南士入相在唐僅三
數人張公之後有姜公輔劉瞻皆嶺南人也當是

之時南方之士以功業顯蓋未有或先之也進士
科興江以南士固有與者然多在中葉以後且終
唐之世未有得倫者張公在開元時已以道侔
伊呂科進而大中間開建之莫宣卿亦已魁天下
選矣然則二子之言果可信乎史冊所載嶺南人
才固若落落然間有一二亦必秉忠貞礪名節求
其所謂巧宦佞倖者蓋絕書也世之人因二子之
言徃徃輕吾越產予因序余公此集而發之初得
公集手自抄錄僅成帙聞先太夫人喪解官還家
勢以過韶韶郡太守蘇君讎通判涂君暉請留也

刻郡齋中且求為序予既免喪乃書此以引其前
非但序公文也蓋假公之文獻以徵吾之言且用
以為越之人士解嘲云成化九年

崇正辯序

昔者聖人於華夷之辯蓋甚謹焉書言蠻夷猾夏
詩稱戎狄是膺春秋內夏外夷其為斯世防也至
矣然其所謂夷者皆處中國近境時或侵軼以害
吾民之生未至入吾域中為斯人心術之害也至
戰國時邪說始盛然所為說者其人固中國之人
也其說雖未合於正而猶不至悖逆天常滅絕人

理如佛氏之甚焉如楊氏為我墨氏兼愛其初豈
真無父無君哉孟子斥之蓋極其流弊言之耳然
人道生生之本固自如也佛氏乃棄其天性之親
而自謂出家則真無父矣蔑其無所逃之君而自
謂出世則真無君矣無父無君非臣非子其人何
等人邪甚至反陰陽之常絕生育之理忘其身之
所從來而闕其氣之所由續噫穹然隕然之間而
無蠢然者禪續以生生則人類絕也久矣天地尚
得為天地哉萬無是理也雖然彼猶道其所道於
其所生印度國中去中國萬餘里勢不能以相及

也奈何後世主中國者無故自決其內外之防引
絕域裔夷入我華夏使吾人從其俗習其法祀其
鬼誦其書而或者又從而推演張大之以亂吾中
國聖人之教上貶天帝中誤世主下愚生人世無
古今地無華夷人無智愚莫不恬而安之以為當
然利而慕之覲其必得畏而怖之莫敢輕議宮室
日廣徒侶日衆論說日巧滋蔓至於今日殆將與
天地相為始終而無窮其為中國民心之害豈止
如詩書所稱春秋所書孟子所闢者而已哉自有
佛氏千有餘年其間豪傑之士明言以痛斥之者

若傳太史韓吏部程夫子朱文公其論可謂明白而深切矣然皆舉其大綱撮其大凡細微旁曲之處容有未盡焉者彼猶或得以隱遁掩飾也惟有宋致堂胡明仲先生崇正辯一書凡為卷三為條二百九十有九蓋因僧仁贊之所論按其事而判之隨所言而折之根究條析瑣細不遺一本諸理之所有以證其事之必無理直而氣壯詞嚴而意周彼大誕幻不經之邪見茫昧無稽之虛言一切破蕩無餘矣非獨儒者瞭然於心目之間使為其徒者讀之彼亦人耳天理之在人心者固未嘗假

雖其沈溺深固口或肆然以辯而其心亦將帖然以服矣予蚤歲於馬氏文獻通考中得其序文讀之忻快者累日恨未得見其全書後仕京師遍於四方藏書家訪之近始得寫本於金陵吳廷潤僉憲處適友人段可久知南陽府乃以授之可久欣然正其訛誤用刻諸梓嗟乎夷狄之為中國害也久矣彼肆其爪牙之毒以侵我邊境為吾人生聚之害時暫然也固已不可堪矣矧譯胡言以譎張行鬼教以劫制設幻術以誘惑鼓妖說以黨助日新月盛以賊害吾人之心術於百千萬年而無窮

偃然自大以傲我君父居然自任以敗我綱常群
然自恣以糜我貨財致吾中國自天地開闢以來
百王之法萬世之道為所汨亂焉是蓋夷狄邪說
合而為一纏綿膠固而終無可解之期學孔孟者
所宜究心也是用表章之使天下後世之人知其
為私為邪為非為妄是亦攘夷狄闢邪說以入
心而為世道之防之一助云

成化十三年

程子全書序

程子全書者二夫子平生著述與其門人所輯錄
者皆在焉書以全名則其採摭無遺會粹歸一可

知已二夫子生當有示盛時講明斯道上接孔孟
以來千載不傳之緒乃其存時當世士大夫得其
片言隻字以為榮幸而四方從游之士挹其言論
風旨輒筆錄之以為儀範軌則也然得其議論之
文者未必得其叙事一文聞其性理之論者未必
聞其治道之論今則並是在是焉及二夫子既沒之
後門人編集遺文以心文集文公先生又摭其所
聞見者以為遺書後採遺書之所未載者以為
外書世儒於此三書未得此而遺彼亦或有終身
未嘗一見者今則盡在是焉叔子沒後僅二十年

宋社南遷而河洛之學隨之以南北方之士止傳
蘇學雖二子所生之經亦未聞其人有為程學者
元興數十年江漢趙氏始傳而北今則南北混一
家傳其書而人為此學但其微言奧論多散見於
傳註或錯出於他書未有會粹歸一若此者今世
學者獲覩此書之全一何幸哉此蓋南昌張廷祥
編脩以所得舊本屬其友劔江涂伯輔憲副俾刻
梓以幸天下後世者也舊本文集十二卷遺書二
十五卷外書十二卷遺文一卷附錄一卷各自為
名今憲副君乃以編脩君之意合而命之曰程子

全書云

成化十年

玉溪師傳錄序

昔者聖人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樂於春秋贊之剛
之定之脩之皆出自其手筆既已成書矣門弟子
又即其所見者所聞者所傳聞者輯之以為論語
則雜出衆人之手不上一人一日也後世讀其書
誦其詩者不徒見其述之作者為然而又於此得以
驗夫聖人之平生出言論行事與所述作者無
不符合真信聖人非徒有是言也而言無不可行
焉寥寥千載此學不傳朱夫子承周程之傳以上

接孔孟千載之緒其所著述於易有本義於詩有
集傳於四書有集註平句於資治通鑑有綱目亦
皆出自其手筆而為六書矣其門弟子又編次其
平日與門人問答之語以為語類宛然孔氏家法
也然所以類而錄之者有池本有饒本有續錄雜
出於衆手其多至八十七家其視孔門所論譔者
蓋十數倍焉今去朱子時餘三百年于茲所謂八
十七家者皆列其氏名丁卷首若廖德明氏輔廣
氏李閔祖氏葉賀孫氏九九十有二人其九十二
家之子孫在今世者果誰何哉大率朱門之士閩

者為多而在建郡者則以玉溪童蜚卿氏為巨擘
其錄在饒本繫以庚戌所聞次為十五既已編在
語類大全梓行于世蜚卿諱伯羽世居建郡玉溪
之上朱子嘗過其家題其所居之室曰敬義人因
稱為敬義先生所著書有孝經衍義又嘗錄其師
說以為晦菴語錄二書藏于家塾中更兵火不存
其九世孫訓編加詢訪始得語錄于鄉人家然殘
缺已過半矣後以刻本語類大全相參校訂補其
缺畧始克成編因易其名曰玉溪師傳錄茲以從
子鄉貢進士欽曾試來京師命欽承予言以叙其

始末將刻諸梓以傳于世庶幾後之人知其家世
文獻流傳之所自云

雲菴集序

古之言文者必與人俱易之賁卦以人文並言茲
六經言文之始彙曰文明以止人文也人與文合
而為一後世言文者岐而二之故近世大儒有以
人論文以文論人之說其意蓋謂以人論文若歐
蘇之儔頽頽焉以文名天下以文論人若司馬文
正公文名雖不及歐蘇然心術正倫紀厚持守嚴
賤復實積中發外詞氣和平非徒言之為尚也今

觀五雲劉公雲菴集殆亦近於涑水傅家集歟公
世家廬陵由永樂甲辰進士敷歷中外終刑部尚
書考其一生履歷所居之官率以刑名政務為職
宜乎於鉛槧之習辭采之華有不暇及焉者今其
茲集凡世所謂詩詞序記之類諸體無不備焉斯
文也以文論其人而不區區於辭藝者歟公之子
按察副使喬出公是集俾識一言濬對 大廷時
公為讀卷官得區區所對策甚欲寘之舉首為當
筆者所抑不果公於濬不可謂不知已也公易簣
時不及致一辭奠一觴負公多矣今得附一名於

公集未豈非幸哉雖然濬於公之斯文深有慨焉
當我朝洪武永樂之盛一時公卿大臣類多能
言之士文質彬彬何君子之多也非獨職詞翰官
館閣者為然凡布列中外釐政務理兵刑者莫
不皆然馴至于宣德正統之間亦多有之公其一
人也公捐館舍今餘十年矣世求如公者非獨其
文不可多得而人之如公者蓋亦鮮焉噫可以觀
世矣

尚約先生集序

皇朝文獻盛於江西濬總角時瓊多寓公每聞其

言永樂以來文物之盛一時館閣儒紳多吉郡人
而西昌為尤盛正統戊辰濬試禮部下第首見大
司成蕭先生于太學先生西昌人也濬時雜諸生
中李試先生得所作特召以見且加獎勵已已之
變先生恒夜集諸生於燕居之堂論及時事輒憂
形于色濬時發一言先生輒首肯公卿間有詢及
諸生者先生必斥名以過譽歲辛未又試禮部不
利南歸甲戌復不先生已陞秩入內閣叅預大
政是歲濬功登進士第選入翰林讀中秘書又明
年擢任史官以諸生廁迹門下每有述作先生見

之輒過爲稱許因延譽公卿間天順改元先生南
歸家居歲甲申捐館舍今二十又五年矣仲子昉
以膺貢來京師得初門可訓將之任以先生遺稿
見屬爲草鴻呼先生不可得而見矣今見其遺文
如侍先生左右親睹其德容而聞謦欬然瞻思之
頃恍忽若在前後而卒不可復見方且嗚咽哀慕
之不暇又焉能爲之言哉雖然天下士出先生門
者多矣今所餘無幾而濬獨幸後死又受知最深
所以永先生之傳於不朽者其責實在濬焉於是
乎仗淚而序之曰嗟乎人生天地間具形與氣形

動而爲威儀氣出而爲言辭人死則威儀隨形漸
盡惟言也者宣於其心發於其氣著爲辭永載於
簡冊而長留於天地之間千萬年而不朽焉觀其
迹可以得其心因其言可以知其世先生生于洪
武長于永樂仕于宣德正統之間而大用于景泰
是時氣化隆洽人心淳朴猶未至於澆漓一時士
夫制行立言類以質直忠厚明白正大爲尚而不
爲睚眦側媚之態浮誕竒崛之辭先生稟純篤之
性處和心一世平生爲人凡其立心行已涖官臨
事如其爲文其人不可見已見其文如見其人然

濟起自遠方一見先生即待以殊禮所以開發成就之者雖燕國公之於子壽六一公之於子瞻不是過也濟雖不足上擬古人而先生所以陶鑄後進者方之二公實無愧焉先生之詩文皆有爲而作達意而止質實之中而有自然文彩醇然其無滓繹如其無類淡乎其有餘味得孔子從先進之意噫世無復斯人亦無復斯文矣先生諱鉉字孟勤官至太子少師戶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既其自號尚約居士云

拙庵李先生文集序

我朝文運盛於大江以西開國之四年策士以文即得倫魁於金谿又十八年始定今制會試天下士裒然舉首者分宜人也永樂甲申選庶吉士讀書中秘以應二十八宿其中十二人出江西而官翰林七人宣德甲寅合丁未庚戌癸丑三科進士選之亦如甲申之數出江西者七人留翰林者四人奉勅教之者前則吉水解公大紳後則西昌王公行儉是皆江西人也粵自我文皇帝振作斯文之後選士教之而拔其尤以官館閣率以爲常而皆莫若茲兩舉之盛翰林之選

自三名外而以燕吉士進者歷科雖間有其人而
前惟稱文端文安二王公後則稱蕭尚約吳竹坡
李拙庵三先生也濬耒京師猶及見二王公在太
學則受教于蕭先生入翰林則受知于吳李二先
生而李先生又某之座主也兩預纂修皆在其館
下某家嶺表北上中原必道于江西江廣之交僅
隔橫浦一小阜耳風聲氣習未必頓殊在學校時
已稔聞諸公之名及讀書中秘乃得親炙之而
受拙庵先生教益爲多不徒待以殊禮而每爲延
譽公卿之間方先生捐館舍時某居憂數十里之

外弗克躬詣几筵寓辨香以致敬負先生名久矣歲
庚戌先生之子廷章長憲廣東適入覲 叨庭會
間因及先生文集已繡梓而未有有序引某老門生
也素有得於先生指教而知之爲詳謹評其文以
序之曰自古帝王之世上有作人之化下有承學
之教是故人有所養而學無異習其氣旣充其理
旣明故發爲文辭足以達志意暢情性紀事功而
長留於天地間以爲不朽之傳先生之文雖得之
天資本於學力而實由乎鄉裏漸染之餘 朝廷
振作之效也是以剛大之充而不失於委靡道德

之明而不淪於空寂體質渾全無有渣滓詞氣溫雅不事刻畫蓋肖先生之爲人也某嘗序尚約先生之文曰先生行事如其爲文請爲一轉語以序先生斯文曰先生爲文如其行事先生諱紹字克述言之安成人宣德癸丑進士仕至翰林院學士禮部右侍郎云

雪巖遺稿序

雪巖朱永年先生爲人剛勁峭厲言論風旨迥出流俗表然自負甚高不肯輒下人故其發於詩也亦肖之嗟乎世豈復有斯人也哉有是人然後

是詩世之膠攀館局者刻畫點綴辭若工而氣實卑格若整而趣則陋可誦也而未必不可觀可觀也而未必不可玩若是者亦惡取其爲詩哉予生也晚聞先生名而未及識亦固嘗知其有詩名矣而未獲誦其辭近與其嗣子太僕寺丞裡隣得其遺稿四卷誦之數過可以觀可以玩立意深而遠輯辭閑以肆徃徃越千載而與古人相見噫是亦足以稱其爲人矣先生平生所作凡數千首後燬于火太僕君手抄其所記憶者僅僅存此將以繡諸梓惜其不詳而不盡傳於世以命予序予曰安知其

非幸耶彼夫連編累牘非不多且靡也然而匪蕪則類天剡藤之生貽文梓之禍獻笑識者取譏將來乃真不幸者爾先生之詩譬則大庖之珍味數千百品苟嘗其一二鼎固已知其衆味之皆旨矣奚必遍哉又况所餘雖不多中多佳者亦足以長留天地間為不朽之傳矣先生名祚海寧人歷官中書舍人翰林脩撰終尚寶司少卿云

成化二年

覺非集序

覺非集者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羅公之詩文也公諱亨信字尚實廣之東莞人登永

樂甲申進士第擢給事中以事謫交南未幾起為監察御史陞僉都御史嘗奉 璽書巡撫甘肅寧夏而在大同宣府為最久功績茂著而請築土木城保宣府城二事尤為卓偉公致其事以去卒于家也久矣士大夫習知邊事者至今猶嗟羨公之先見卓識以為不可及噫向使土木早如公言築城則車駕有涖止之所 後來決無北狩之禍宣府不用公策棄城則京師失藩屏之固 將來或有南牧之患公之有功於 國家也如此及公卒有司惟循故事而已可勝嘆哉公為文和平溫雅

類其爲人而志喜爲詩其詩不事鍛鍊用眼前語
寫心中事諷誄之可以知其中心之洞達明白無
城府町畦也公之子泰哀集公遺文得若干卷用
公別號名之曰覺非集因其從子珙來京師命求
予文序其首嗚呼公豈待此詩文而後顯名於世
哉

成化四年

廣州府志書序

天下之山皆原於西北零散而聚突起而爲嶺天
下之川皆委於東南流行而止滄溟以爲海廣南
居嶺海之間受天下山川之盡氣氣盡于此而重

發泄之故人物之得之也獨異於他邦其植物則
郁然以馨其動物則粲然以文是皆他處之所未
嘗有者人也得其氣之專而純則又樸而茂秀而
文習氣淳直而俗尚隨之渾然天地間纍然小堪
輿也則夫山川人物風俗之紀尤不可無志焉廣
郡地志唐以前僅附于史宋以後始有成書然皆
畧而未詳也入皇朝以來百年于茲天地純全
之氣隨化機以南流鍾於物者猶古也鍾於人者
則日新月盛其聲明文物之美殆與中州無異焉
中間雖不能無蘖芽之生然不害其爲彌文極盛

之會也乃者都憲姑蘇韓公奉

天子命來殿嶺南嶺南地分東西兩道而其都會
實在于茲兵戎財賦用咸於是邦乎仰郡志之
作關係實大爰貢其成知府番易吳君中君乃
禮肇慶郡博王君文鳳付以筆削之任未及成書
而吳君去任莆易高君橙實來繼之歷二良二千
石而後其書始成先是吳君嘗以書屬予序至是
高君復以都憲公命趣成之竊惟後天卦位艮居
東北山之所起也先天卦位兌居東南澤之所儲
也嶺為山之支海為澤之委是蓋天地間山川之

奧區也然其域最遠其執最下是以天地盛大流
行之氣獨後至焉至遲而發也緩勢也亦理也是
以三代以前茲地在荒服之外至秦始入中國是
時也曼胡之纓未改也椎結卉服之風未革也持
章甫而適茲無所用也魏晉以後中原多故衣冠
之族多徙于南與夫或宦或商恋其土而不忍去
過化漸染風俗丕變歲異而月不同今則絃誦之
聲相聞矣衣冠禮樂斑斑然盛矣北學于中國與
四方髦士相頡頏矣策名天府列官中外其表
表者則又冠冕正佩立于殿陛之間行道以濟時

矣朱文公有云豈非天地轉閩浙反為天地之中越與閩接壤閩浙視古河洛則百越其視古齊魯歟是志也雖為廣郡而作九嶺南十郡之事無不該焉非但嶺南也島夷之事亦附見之然則予之為是序也豈為一郡志哉成化十年

應天府鄉試錄序

聖天子思以人文化成天下乃於嗣大歷服之初建號以表年詔告中外明示意嚮所在以風厲天下臣民而興起之蓋將大闢六經之文以成唐虞三代之治化也猗歟休哉體元之始適際實

與賢能之歲應天府尹臣弼府丞臣洙以考試官請

上以命侍講臣濬編修臣華臣等奉命惟謹夙

夜兼程以往至則府中先以禮聘教授臣鉉教諭

臣鏞臣綸臣昌臣倫訓導臣孔昌臣祥臣煥為同

考官八人者分主五經而總其成於臣二人焉臣

弼躬任綱維提調之責監臨而約束之者則監察

御史臣浩臣讓也維時就試之士幾二千人如故

事三試之得其文充焉蔚然固多可採者拘定制

而不敢過僅摘百三十五人焉嗟乎人文之興其

盛一至此哉非六經之道不言非唐虞三代之事
功不陳其氣昌其辭備其道大以明宛然治古之
人才卓乎三代以前之議論秦漢以來一切權謀
功利之故習蕩乎無餘矣噫

聖天子俄頃之化也且速有如是夫即京畿以
觀四方繇今日以占後時從可知矣孟子曰豪傑
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夫古所謂豪傑者無所待而
猶興矧諸士子皆畿甸之秀民國學之俊造平日
以經爲學以儒爲名以豪傑自負躬逢 聖明在
上鼓舞而作興之如此其至則其所以奮發興起

者宜何如也夫有其言也必有其心有其心也又
必有其行與事其相率以善相規以正文相勉而
互相資進而與已用之賢共成

聖天子文明之化俾六經之道大昭于時唐虞三
代之治復見於今日顧不偉歟臣 濬祗奉 明詔
考校爾諸士子故於小錄之成敬序諸首簡而以
豪傑之士待焉諸士子其益思所以自振毋貽主
司以失言之羞成化元年

會試錄序

我

太祖高皇帝建國之明年即開設學校又明年
詔開科取士然甫行而亟罷至於十有七年士習
既成始以今制試士定爲一代之制士各占一經
經必通然後取之以試于政自開國至今百有
八年開科至今九十有二年而爲科者凡三十矣
今茲又當會試天下士禮部臣以考試官請
陛下以命臣溥臣濬且錫以內帑之幣臣等受
命且感且懼即日陛辭往涖事惟謹故事登載
貢士之氏名及簡其文之尤異者爲錄以傳臣濬
當叙其後竊惟六經之道始于伏羲畫卦歷二帝

三王之世數千年至孔子而後其書始成孔子沒
其微言奧義幾絕又歷漢唐宋千數百年之間至
朱子而後其義始明凡歷幾朝代經幾聖賢然後
經賢傳復全於世而後朝之興首表章之

列聖相承造士用人純用是道至于今日益隆益
備橫經之師遍於郡縣執經之徒溢于里巷明經
之士布列中外有經術以來所未有也爾諸士子
生當經學大明之時業經而爲儒學成而獲薦于
鄉今又登名是錄將進對于
天子之庭以享有祿位其尚毋忘其所學必推而

用之以見於處已行事之間爲臣則忠爲子則孝
暴白儒者之效于天下毋使世之議者槩謂程文
之士大言無當也苟問其所業則曰吾易吾書吾
詩吾春秋吾禮而兼樂也及考其所存所行乃至
無一事與所學相當者嗚呼爾其自幼至長習于
學校而試于有司者果何事一旦施於有政乃惟
簿書法比是事而畧不及爾平昔所學之經何也
諸士子發軔仕途茲其初也謹於其初而預以問
焉俾知所戒成化十一年

擬順天府鄉試錄序

國家三年一開科取士其主試之臣在藩服者惟
其臣僚是訪是延惟茲兩京則出自

上命而必以文學侍從之臣者重 京畿也夫

天子以四海爲家莫非王土則亦莫非王臣而必
致重於京畿者蓋以人才之生於斯爲盛不止於
一方一壘而已也譬之天焉莫不有星而紫垣之
旁衆星斯聚譬之地焉莫不有川而溟渤之區衆
流斯匯勢也亦理也嘗觀有宋盛時建都于汴咸
平初充取天下士僅五十人而自開封貢者四十
九人焉由是觀之則京郡人才之盛從昔然矣矧

今京畿實古幽冀之域燕趙之區豪傑奇偉之才
古多有之肆惟 皇朝宅中圖治以臨天下四方
之人咸來萃止

列聖相承長育培殖日增月益 至仁之所涵煦
德輝之所照臨則雖武弁之胄屯營技藝之裔莫
不改其素業惟文儒是尚經術是習不但公卿大
夫士之世與夫胄監庠序之英為然也青青子衿
挾冊呻吟問問秋秋十百成群噫何其盛也今歲
又當開科士之來就試者幾三千人大卒郡邑學
校士居十之六太學生十之三自他塗來者又十

之一二則是科之試不但畿甸之人而凡天下所
服之人咸與焉不但學校作養之士而凡家食野
處需選執役方技行伍之士亦無不有焉氣彌於
中文彪於外默默就席各奏所長噫又何其盛也
故事京畿試士順天府官總提調之任府尹臣某
先期禮聘同考試官於天下學校某官臣某實膺
其選將及期臣請監試官於都臺監察御史臣某
臣其實董其事至是始以考試官請於 朝 上
以命某官臣某往主試事即日 陛辭錫宴一如
禮部會試故事其試士所在即會試天下士之所

也臣等提調官考官監試官暨收卷供給等官咸相戒飭盡心共戒期以祛宿弊求實才以無負國家開科取士之盛意臣等乃於千百人之中拔其文之合格者一百二十五人以實解額非人才之可取者止於此也此其尤者耳又於一百三十五卷之中簡其文之通暢者二十篇以為小錄非文章之可錄者止於此也此其優者耳小錄成臣當為序竊惟當盛世熙洽之餘

聖君在位之日人孰不為士也而吾獨得居於近畿士孰不就試也而吾獨得儔於京闈其來也

既得旅見於彤廷其成名也又特引見於丹陛天下藩服賢能之書未獻于天府而吾姓名獨首塵於睿覽於戲日月在天凡有目者乎所共覩而吾接見之獨近且先焉其榮幸為何如哉其榮與幸既先於衆人則夫所以感激奮發以作其氣以銘其心盡其職業礪其名節以圖報稱於他日者豈可後於衆人哉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諸士子其何以報上乎謹序

成化四年

劉草窓詩集序

三代以前無詩人夫人能詩也太師隨所至採詩

以觀民風而繫國以別之方是時上自王公后妃
下至匹夫匹婦率意出口皆協音調可誦可歌自
夫子刪三千篇以爲三百伍篇後詩始不繫於國
而繫於人人不皆能詩也詩道於是乎始晦自
時厥後詩不出乎天趣之自然而由乎學力之所
至有一人焉本學力而積久習熟以幾於化詩非
不工也然比之得天趣之自然者則有間矣嗚呼
此刪後所以無詩歟詩自刪後歷春秋戰國秦漢
非無作者而不傳雖有傳亦不詳漢魏之際建安
七子者出然後詩之名始專歸於人於是乎曹劉

沈謝李杜蘇黃虞范諸人繼出乃各自以其詩名
家然文以時異諸人之作又各隨不同論者又以
代別之曰此魏晉也此南北朝也此唐也宋也元
也嗚呼秦漢以來之詩變至於唐極矣唐一代以
詩取士宜乎名世者爲多然而最著名者僅二人
焉而不出自科目宋人取士初亦沿唐制其後專
用經義詩道幾絕間有作者非但無三代風視唐
人亦遠矣 國初詩人生勝國亂離時無仕進路
一意寄情於詩多有可觀者如吳中高揚張徐四
君子蓋庶幾古作者也其後舉業興而詩道大廢

作者皆不得已而應人之求不獨少天趣而學力亦不逮矣吳人自四子後作詩者多出於文字之緒餘非專門也惟草窓劉公原博家世業暨至公始專心於詩不拘拘綴緝經語以事進取遇凡景物會心時事刺目一於詩焉發之詞氣激烈音節頓挫多有出人意表者古人謂石曼卿豪於詩公殆近之歟蓋公爲人邁往跌蕩自少以氣自豪有志當世之務思欲有以自見景泰中郡人陳公鎰掌憲臺援吳公訥例薦公于朝不果用負有用之才徒以末藝終于一太監院吏目天下惜之公

高視一世慕古人奇偉非常之功世之蠲蠲者舉無足以當其意惟與郭元登徐原玉湯功讓三人者相推重每胥會劇談竟日終夕刺刺不休會正統己巳有土木之變忠義激發往往形之於詩君子謂公非獨詩豪蓋亦一時人豪云予久聞公以工詩名吳中後來京師始識之公歿與公之子宗師游以公是集見示且求序故書以引其首

瓊臺類稿卷之十二終

瓊臺類稿卷之十三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 文集類下

家禮儀節序

禮之在天下不可一日無也中國所以異於夷狄
人類所以異於禽獸以其有禮也禮其可一日無
乎成周以禮持世上自王朝以至於士庶人之家
莫不有其禮秦火之厄所餘無幾漢魏以來王朝
郡國之禮雖或有所施行而民庶之家則蕩然無

餘矣士夫之好禮者在唐有孟詵在宋有韓琦諸人雖或有所著述然皆略而未備駁而未純文公先生因溫公書儀參以程張二家之說而為家禮一書實萬世人通行之典也議者乃謂此書初成為人所竊去雖文公亦未盡行噫文公之身動容周旋無非禮者方其存時固無俟乎此書今其既沒之後有志欲行古禮者舍此將何據哉禮之在人家如菽粟布帛然不可斯須無之讀書以為儒而不知行禮猶農而無耒耜工而無繩尺也尚可為農工哉夫儒教所以不振者異端亂之也

端所以能肆行者以儒者失禮之柄也世之學儒者徒知讀書而不能執禮而吾禮之柄遂為異教所竊弄而不自覺自吾失吾禮之柄而彼因得以乘間陰竊吾喪祭之土直以為追薦禱饗之事而吾之士大夫各能文章通經術者亦且甘心隨其步趨遵其約束而不以為非無怪乎舉世之人靡然從之安以為常也世儒方嗷嗷然作為文章以攻擊異端為事噫吾家之禮為彼所竊去而不知所以反求顧欲以口舌爭之哉失其本矣竊以為家禮一書誠闢邪說正人心之本也使天下之人

人誦此書家行此禮慎終有道追遠有儀則彼自
息矣儒道豈有不振也哉然世之好議人者已憚
然於儀文節度之間而忌人有為也聞有行禮者
則曰彼行某事未合於禮彼行某禮有戾於古其
者又曰彼行之不盡何若我不行之之為愈也此
不思人之行禮如其讀書然讀書者未必皆能造
於聖賢之域然錯認金根為金銀者較之併與金
銀不識者果孰能哉濟生遐方自少有志於禮學
意謂海內文獻所在其於是禮必能家行而入習
之也及出而此仕於中朝然後知世之行是禮

者蓋亦鮮焉詢其所以不行之故咸曰禮文深奧
而其事未易以行也是以不揆愚陋竊取文公家
禮本註約為儀節而易以淺近之言使人易曉而
可行將以均諸窮鄉淺學之士若夫通都鉅邑明
經學古之士自當考文公全書又由是而上進於
古儀禮云成化

世史正綱序

世史正綱曷為而作也著世變也紀事始也其事
則記乎其大者其義則明夫統之正而已董子曰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非道非義功

利雖大弗取也或曰自孔子作春秋之後大事有
呂氏之記綱目有朱子之筆奚用此為哉曰呂氏
之記記其大而或兼人細也朱子之筆筆其正而
或專其統也愚惟錄其大而巳細小不屑及也
其正而已統否不暇計也然則有所見乎曰有
賢之書婉而正學者之書顯而直婉而正所以
後世之賢人君子也顯而直所以曉當世之學士
小子也何則人之生也稟賦不齊賢者知者恒少
而愚者不肖者恒多聖賢之書用意深而立例
非賢人君子不能知也是以知之者恒鮮愚

書直述其事顯明其義使凡有目者所共覩有
者所共聞粗知文義者不待講明思索皆可與知
也苟或因是而馴致夫賢人君子之地則夫聖賢
婉而正之書亦可由此而得之矣愚所以作書之
意有在於是非敢立異以犯不韙之罪也然則其
宏綱大旨果何在哉曰在嚴華夷之分在立君臣
之義在原父子之心夫華夷之分其界限在疆域
華華夷夷正也華不華夷不夷則人類淆世不可
以不正也君臣之義其體統在朝廷君君臣臣正
也君不君臣不臣則人紀隳國不可以不正也父

子之心其傳序在世及父父子子正也父不父子
不子則人道乖家不可以不正也本家以立國正
國以持世而一歸於人心道義之正則人極以立
天地以位夷狄不敢以亂華禽獸不敢以侵人上
天所以立君之意聖人所以立教之心或其在也
乎請言其詳天位乎上者也地位乎下者也天地
之所以生生者物也物之動者有三焉人也夷狄
也禽獸也天生人而於人之中命一人以為君以
為人類主闡教以立人極脩政以安人生然必其
安然後其極可立也彼其所以為生人害

之不得安者誰歟夷狄也禽獸也為生人主必
夷狄必驅猛獸使吾一世之民各遂其生而不罹
其害焉於是乎吾政行而教施而世底乎雍熙泰
和矣是則君人者之責也雖然君之所以為此者
非君之自為也承天之意也能承天之意則能受
天之命矣受天命者必奉天焉奉天者必大報天
焉君秉誠以事天天垂象以示君必致夫精禋感
格之誠必謹夫象緯災祥之故如是則天人合一
天不在天而在君矣天之心則仁愛人君君之心
則仁愛生民民之生也性天之理以為其心形天

之氣以為其身心有不明君必明之俾天之理不為物所蔽身有不安君必安之俾天之氣不為物所戕故凡其號令之頒政事之施教條之布禮樂制度之具刑賞征討之舉無非以為民而已為子民所以承乎天承乎天所以安其位也然君於其豈能以其獨力為之哉亦由夫小大內外之臣以為之腹心股肱耳目爪牙焉君總於上臣分於下彼此相資遠近相維階級相承氣脉相通蓋職以釐務畢同心以奉上君必死其社稷臣必職事本乎是以持世由一世而十世十世

世百世而千萬世華必統夫夷夷決不可干中國之統君必統夫臣臣決不可萌非分之望男必統夫女女決不可當陽剛之位臣非有舜禹之聖決不可以言禪君非有桀紂之暴決不可以言伐君雖不及太甲臣非有伊尹之志決不可以言放非為天吏決不可與問罪之師非奉天討決不可清君側之惡事雖至於無可奈何非濟天經決不可用權宜之策天冠地履之分必嚴水木本源之心必篤如是則大義立矣雖然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必正而後國定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

是故父有天下必授之於子子居大位必受之於
父父非真堯舜子非真朱均必不可以與舜禹子
非真武王父非真西伯必不可以舍伯邑考隱攝
桓位不可也宣傳繆位不可也父之所予必子心
之所安子之所承必父心之所願非的見夫大義
之決不可以行權非真有夫必歸之誠不可以言
假授受取與必原其心原其本心之初於序必順
於理必正於心必安以此正名以此定位既定其
位必端其本本之所以端者身也身不可以不脩
所以脩者心也心不可以不正知其身心之

所以必當脩而正者學也學不可以不講講學以
正心正心以脩身脩身以端其本則夫婦于焉以
有別昆弟于焉以有序諸父于焉以有善諸舅于
焉以有義族人戚屬莫不于焉以有禮將見身正
而令行家和而福生行乎上而教于下篤其近而
舉諸遠矣是則大而一世所以綱維之者國也中
而一國所以根本之者家也家則內和而外順國
則上令而下從極乎一世之大則華夏安乎中夷
狄衛乎邊各止其所而不相侵陵則人之所以為
人者相生相養各盡其性以全其命一順於道

義之正而不徇於功利之私是則所謂雍熙泰和
之世也人既得其所以為人物亦得其所以為物
天由是而得以為天地由是而得以為地則人君
中天地而立為人物之主者其責盡矣上天立君
之意於是乎為無負而聖賢所以著書立言諄諄
乎垂世立教者亦於是乎不徒託之空言矣區區
一得之愚偶有所見而妄為此書始嬴秦庚辰之
歲滅國訖于齊世道之始變也終 皇明戊申之
春慧出掃于昴天道之終定也首尾凡一千六百
十有一年書成用僭書卷端以示夫當世之

生小子而後世之賢人君子或或有以取之否乎
不敢必也於是乎書以俟成化十年

學的後序

學的曷為而作擬論語也昔人僭擬論語得罪聖
門曷為效之五通自著書以已擬孔子愚則采輯
朱子語而竊准之以繼孔子之後非效通也效曾
子有子之門人也豈謂僭哉朱子之言天下後世
家傳而入誦之何用此為朱子平生著述多是闡
明聖經賢傳之旨未嘗自為一書此愚所以不揆
寡陋而妄有所輯也今所輯者多經書傳註中語

學者既已熟聞之矣而又贅之者何此亦朱子輯
近思錄采程氏周易春秋傳文之意也名以學的
者何學以聖人為的龜山楊子之言也而朱夫子
於中庸或問論中和位育處亦以是為言喻學者
之必志於為聖賢亦如射者之必志於中的也愚
於九篇載之不無意焉自昔性理諸書皆始於太
極今先下釋何書為初學者作也論語編次無倫
今有次第者何論語之書成於衆賢之所記而
此書則采朱子之成書故也所謂次第者何
言之人之為學必自下學人事始下學

以達矣是則儒者之學也儒者之學學所以
乎聖人之道也其要莫先於為己為人之辨大學
一書為己之學也欲為為己之學必先效法於人
而後用功於己其用功之要程子所謂涵養須用
敬進學則在致知是也以此立志用功循序積累
則知與行偕進心與理昭融中外本末隱顯精粗
一一周徧是則儒者之學矣古之學者始乎士而
終於聖人不過下學上達而已矣若通論一書
則首篇是其凡第二篇三篇是其用功之要
是則程子兩語也蓋今人既無小學工夫須必先

於持敬敬不可以不立而理不可以不窮彼夫四書五經以及近世諸儒之書窮理之具也必欲窮理而又不可不知理之所以名故以字訓繼焉既窮理矣由是而治心由是而治身以之正倫理成治功以至於窮神知化參天地贊化育而極其功用之全是則所謂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也學者下學人事而至於上達天理如此豈非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乎此四篇至九篇之大意也其第十篇做論語之鄉黨舉朱子平生言行出處示學之標的也前十篇固已備矣而又續以後十篇

上編如小學之內篇下編則其外篇也上編由以達於理下編則由理而散之事一以進德言一以成德言也自昔先儒論敬皆自內而之外今而反之何自學者言使有下手處耳窮理略於格物而詳於讀書何讀書亦格物之一事今之學者無師授而欲舍讀書以窮理吾見其泛無歸宿矣六經次第皆始易次詩書春秋禮而今先詩書禮而後及易春秋何由淺以及深也人倫次第皆先君父而後夫婦長幼朋友今以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君臣為序何由近以及遠也上編既言敬矣而下

編又專以仁義為一篇何孔門教人以仁為先求
仁之要由禮而入言禮則敬在其中矣終篇序道
統載周程張四子贊而不取邵馬何黃直卿論朱
子道統之所以傳亦云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
其絕而不及邵馬其意蓋本諸此非愚敢妄為去
取也愚編此書成恐或者不能無疑竊觀勉齋先
生作朱子行狀擬答或人之疑於後因效之書此
卷末蓋志所見耳非敢竊比大學中庸之或問
觀者尚矜其志而無備責云

天順七年

本草格式序

儒者之學不但有性理之學而又有物理之學
大學之教以格物為先而聖人教人學詩亦必
多識鳥獸草木之名爾雅一書亦於草木蟲魚詳
為予幼有志物理之學讀書之暇遇物輒加考究
後見夾漈鄭氏通志略序文所謂儒者達詩書之
旨而不識田野之物必廣覽動植洞見幽潛通鳥
獸之情狀察草木之精神然後參之載籍明其品
彙意其必大有所深造也徐而考之不過刪節醫
家本草而已及以本草觀之凡藥有所疑者日華
子曰是此物陶隱居曰非圖經曰宜治此病衍義

曰不然嗚呼作書者尚不灼知其物之真的考書者又何所據而用之哉况其所載藥品動至數百其中有所世人所不識方所不用者紛紜錯雜無定見心竊病焉後得王好古湯液本草簡要心甚喜之然其中所載之藥如藿香本草類而載之木部之中譬則善風鑿者不能辨其人之男女又安能察其人之氣色而知其休咎哉念醫書之有本草如儒家之有字書也不識字者斷不能為文不識藥性者又安能治病哉是哉哉藥性先識藥形然所生之物地各不同

聚於目前也不有纂要之書又何自而識之哉予以此故即邵子觀物之說本周禮五藥之目擬為本草格式及採取條例一編藏之巾笥以俟後人用焉夫自神農作本草之後漢世始詔求其書歷唐宋以至于元代代皆加脩纂無一代不然者然所命執筆者多儒臣儒者於方技固未能盡通而專業方技者又未必能執筆是以其書雖多然皆博而寡要泛而無實非獨無益於世而或至於誤人也亦有之矣予學儒而不通於醫竊本儒家所謂物理之學者以為醫家本草之書較之舊本似

亦有可取者顧惟欲成此書須是足迹徧天下然後可也今頭顱種種矣拘於職不出國門者三十年不日將乞骸骨歸老海隅諒於此生終無可成之期姑序其槩而藏之異時管老菟裘及正首丘之後萬一國家欲承前代故事成一代之書以嘉惠生靈或有以此聞之于上擇而用之緒而成之死且不朽矣謹書以俟

大學衍義補序

臣惟大學一書儒者全體大用之學也原於一心該夫萬事之理而關係乎億兆人民之

本在乎身也其則在乎家也其功用極於天下之大也聖人立之以為教人君本之以為治士子業之以為學而用以輔君是蓋六經之總要萬世之大典二帝三王以來傳心經世之遺法也孔子承帝王之傳以開百世儒教之宗其所以立教垂世之道為文二百有五言凡夫上下古今百千萬年所以為學為教為治之道皆不外乎是曾子親受其教既總述其言又分釋其義以為大學一篇漢儒雜之禮記中至宋河南程顥兄弟始表章之新安朱熹為之章句或問建安真德秀又剽取經傳

子史之言以填實之各因其言以推廣其義名曰
大學衍義獻之時君以端出治之本以立為治之
則將以垂之後世以為君天下者之律令格式也
然其所行者止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
蓋即人君所切近者而言欲其舉此而措之於國
天下耳臣竊以謂儒者之學有體有用體雖本乎
一理用則散於萬事要必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
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是以大學之教既舉其綱
須之大復列其條目之詳而其條目之中又各有
理節目者焉其序不可亂其功不可闕闕之一

一則少其一事欠其一節而不足以成其用
而體之為體亦有所不全矣然用之所以為大者
非合衆小又豈能以成之哉是知大也者小之積
也譬則網焉網固不止乎一自然一目或解則網
有不張譬則室焉室固不止乎一椽然一椽或虧
則室有不具此臣所以不揆愚陋竊倣真氏所衍
之義而於齊家之下又補以治國平天下之要也
其為目凡十有二曰正朝廷其目六曰正百官其目十
曰固邦本其目十曰制國用其目十曰明禮樂其目十
曰秩祭祀其目十曰崇教化其目十曰備規制其目十

曰慎刑憲其四曰嚴武備其六曰馭夷狄其九
曰成功化其目先其本而後末由乎內以及外而
終歸於聖神功化之極所以兼本末合內外以成
夫全體大用之極功也真氏前書本之身家以達
之天下臣為此編則又將以致夫治平之效以收
夫格致誠正脩齊之功因其所餘而推廣之補其
略以成其全故題其書曰大學衍義補云非敢並
駕先賢以犯不韙之罪也臣嘗讀真氏之序有曰
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大學為人臣者不可以不
知大學而繼之以為人君而不知大學無以清出

治之源為人臣而不知大學無以盡正君之法
蓋就其本體而言爾若即其功用而究竟之君臣
所當知者則固有在也粵自古昔聖賢為學之道
帝王為治之序皆必先知而後行知之必明其義
行之必舉其要是以欲行其要者必先知其義苟
不知其義之所在安能得其要而行之哉故臣之
此編始而學之則為格物致知之方終而行之則
為治國平天下之要宮闕高深不出殿廷而得以
知夫邑里邊鄙之情狀草澤幽遐不履城闈而得
以知夫朝廷官府之政務非獨舉其要資出治者

以御世撫民之具亦所以明其義廣正君者以輔世澤民之術譬之醫書其前編則黃帝之素問越人之難經後編則張仲景金匱之論孫思邈千金之方一方可以療一證隨其方以已其疾惟所用之何如也前書主於理而此則主乎事真氏所述者雖皆前言往事而實專主於啓發當代之君亦猶孔孟告魯衛齊梁之君而因以垂後世之訓臣之此編校之前書文雖不類意則貫通第文兼雅俗事雜儒吏其意蓋主於衆人易曉而今日可行所引之事類多重複所脩之辭不能雅馴弗暇計

也臣遠方下士叨官

禁近當

先皇帝在御之日首開經筵即綴班行之末親覩儒臣以真氏之書進講

陛下毓德青宮又見宮臣之執經者日以是書進焉臣於是時蓋已有志於是既而出教太學暇日因採六經諸史百氏之言彙輯十年僅成此書用以補真氏之闕也繕寫適完而

陛下嗣登大寶蓋若有待焉者臣學不足以適用文不足以達意偶因所見而妄有所陳區區一得

之愚固無足取而惓惓一念之忠儻爲
聖明所不奪焉未必無少補於初政之萬一臣濬
謹序

明堂經絡前圖序

明堂者黃帝坐明堂之上與岐伯更問難因雷公
之請坐明堂而授之故謂之明堂云其書上窮天
紀下極地理遠取諸物近取諸身不專爲人身設
也而後人作爲圖經以明氣穴經絡乃專以歸之
明堂何哉蓋以黃帝之問岐伯之對雷公之授受
所以上窮下極而遠取者不過明夫在人之理而

已黃帝之問岐伯首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
謂是爾夫人得天地之性以生凝而爲之形流而
爲之氣內有臟腑以應天之五行外有面部以象
地之五嶽以至手足之有經絡十二以應經水肢
體之有系絡三百六十有五以應天度其氣穴稱
是以應周暮之日上下有紀左右有象督任有會
俞合有數是人一身生天地之間全陰陽之理聚
五行之氣備萬物之象終日之間動息坐卧百年
之內少壯艾老無非是身之所運用而恒與之偕
焉乃至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所有而凡在其身

者若臟腑若脉絡若孔穴曾不知其形狀何如其
氣脉安寓其名稱曷謂是有其身而不知其身之
所以爲身也取諸其近也且然况又欲遠取諸物
而上窮下極也哉或者貽予以鎮江府所刻明堂
銅人圖面背凡二幅予懸之座隅朝夕玩焉病其
繁雜有未易曉者乃就本圖詳加考訂復以存
圖附繫於內命工重繪而刻之考史宋仁宗天聖
中命尚藥奉御王惟一考明堂氣穴經絡之會
同人式惟一又訂正訛繆爲銅人腧穴針灸圖經
之詔摹印頒行其後又有石藏用者按其狀

爲正背二圖十二經絡各以
所刻即其圖之遺製歟嗟乎所貴乎儒者以其
物致知於凡二才之道萬物之理莫不究極其所
當然而知其所以然也矧吾有是身至切至要長
與之俱長老與之俱老而不知其狀不識其名可
乎此予所以不自揆而纂爲此圖非獨以爲醫家
治病用而於儒者所以養身之方窮理之學亦
必無補云

明堂經絡後圖序

聖人所慎者三而疾居其一是一是疾之爲疾係人之

壽夭死生不可忽焉者也聖人猶且慎之况餘人乎欲慎其疾必知夫疾所自出之原而加慎焉則百病不生百病不生則能盡人所以生生之理不枉其天年矣且疾所自出之原果安在我身而已矣是身也稟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固非天地雕刻而爲之亦豈父母布置而成之也哉然而五臟六腑四肢百體骨骼經絡俞合孔竅無一而不備焉人能保而養之則全而歸之矣全而歸之則人爲吉人子爲孝子而無忝於天地之委形父母之遺體矣彼夫六合之間橫目而黎首者

操自戕自賊不知自保者多矣然其間亦或有能保全之者蓋亦資稟之美爾非學問之功也所貴乎學者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理窮矣性斯自盡而命隨之欲窮夫理當自吾身始吾身所具之理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聖賢所以建圖著書者固已明盡矣然其言深於理詳於氣而於所賦之形質則容有未備焉者予述此圖盖示學者以理氣之所凝以成質者而使其知疾病根原之所自出而慎諸身學者誠能察之目而究諸心謹夫肢體之運動順夫氣脉之流行則可以奉親以

盡孝保身而全歸矣若夫世之學方技者以之求
十四經之流注八法之運用九鍼之補瀉亦未必
無所助云成化甲辰

皇明歷科會試錄序

皇明開國之二年首詔天下開科取士明年鄉試
又明年會試仍參用勝國程式甫一科即罷之又
十有四年始定爲今制以試士子甲子鄉試乙
丑會試初爲小錄以傳然惟列董事之官試士之
題及中選者之等第貫籍經業而已其錄前後雖
各有序然猶未錄士子之文以爲程氏也次科

辰始刻程文自時厥後永爲定式但此後五科
間命官列銜尚或隨時不一永樂以後其制始一
定而不更易自乙丑至今再歷乙丑而踰其半凡
三十又四科矣予來京師餘三十年於歷科會
試程文甲申以後無不獲見者惟庚辰以前僅見
其一二夫以京邑四方賢才所萃古今書籍所
聚且官館閣以文字爲職業尚弗克盡見况避方
下邑之士乎予友少宰華容黎先生蒐訪者累年
始得其全暇日因假以歸俾諸生錄出益以家
有者編次通爲一帙以便觀覽虛其末簡以俟

入於乎是錄之編其所關係夫豈小哉非但可
攷見

皇朝一代取士之制與夫前後人才之高下文
之偉瀟而於世道士風亦可於是乎觀之

瓊臺類稿卷之十三終

瓊臺類稿卷之十四

少保兼太子太保戶部尚書 武英殿

大學士贈太傅謚文莊丘濬仲深

序譜牒類上

泰和尹氏家乘序

尹氏最盛於江西今世諸尹固先有顯者而泰和
逢原之尹則發達而獨盛逢原之尹其先固有聞
者而皆未大著今始大發於春官少宗伯正言先
生先生以進士起家選入翰林讀書 中秘歷編
脩侍讀至侍讀學士嘗用其平日史館紬金匱石

室之筆以脩其家譜叙事有法考究有源委雖若一家之言實則萬世史筆中來也其所自序自尹氏受姓以來凡著名史冊者採摭無遺與凡今江右諸尹皆附見焉非但一逢原家譜蓋凡天下諸尹之通譜也先生與予同日入翰林相得甚深間嘗以圖譜見示屬序首簡肯仲尼之門傳大學中庸者皆以天下國家為言而曾氏孝經則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為六等天子有天下者也諸侯有國者也卿大夫士庶人皆有家者也 今制有列爵而無分土有恒業而無世官世所謂士大

紳係籍編民中而所業者則古卿大夫士之事也苟服詩書敦禮義世世相承以需為業是其身雖為庶而其業則與大夫士矣矧公卿大夫之世乎先生恒謂予為異姓兄弟予視其子姓亦猶吾之子姓也請以學之一言弁諸譜首以為其子若孫勸昔人有言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為先生後而守尹氏茲譜者業是以世其家以無忘乎先世示後人之深意則其盛也庸有既邪

吉水龍氏族譜序

自宗法廢而左戶之藏既散肉譜之學不傳而士大夫家有譜牒者蓋鮮矣今天下分兩畿十三藩服而人家譜牒之作盛於江右而江右在吉郡尤盛迹其所以盛者蓋有以焉江鄉土綿地瘠季世割據者所不爭人家所藏圖籍下盡燬於兵火一也習尚淳朴不蓄一切珍奇玩好之物倉卒變起所持者惟文籍二也俗重世家婚配必先門地崛起之家雖盛顯物論終不之與所謂故家右族特譜牒以為文獻之徵三也人以讀書為業雖田夫畝客亦皆粗通文理涉獵書史喪亂之餘文籍散

失者亦往往有能口道而心憶之者四也夫用是四者故人家譜牒所以能獨盛於他方然其間亦不能無積習之弊失在於好攀援古名賢顯宦以粉飾其家世張大其闕闕凡劉姓者皆長沙定王之後張氏者皆曲江丞相之裔無一族無所自来者此雖天下通弊而於茲則殆甚焉者也子自宦游以來交天下士多矣而於廬陵士尤相親厚所謂士夫者無家無譜牒者近同年友常郡太守吉水龍公遵序出其家譜見示且屬以序考究精詳援引皆有証據不徇前人之失而肆一己之

見直疏而旁通之纖悉不遺切而實曲而盡如禹
之導川原其所自來疏其所由分會其所由歸其
間分支異派雖若錯出散見其實條理脈絡未始
混淆也使後人按圖而求之據牒而考之既知其
所以同又知其所以異其得古良史作表傳之遺
意歟予故序而歸之以示龍氏之後人且以告凡
江右之為肉譜者云

文昌邢氏譜系序

海南氏族所謂故家喬木者皆自中州來故其遺
風流俗往往而在蘇長公所謂衣冠禮樂班班

指此也其散在四州者瓊島多瓊屬邑文昌大族
可數者五六家邢其一也邢之先自汴來蓋在宋
南渡初至今予姓蕃衍散居邑中者殆居他姓什
三四焉所謂五六大族其殷富一時雖或過之至
論其盛且蕃未有或先邢氏者也豈非其一姓之
尤大者乎族不徒大而且多賢隱而賢者予不能
盡知也所及知者其顯而賢者耳所傳聞者則有
宋故某官夢璫以文學政事著聲前代載在郡乘
可考也所聞者今某處教諭賁明經潔行所至師
仰所見者則予以蘇郡太守宥也宥字克寬登正

統戊辰進士第擢四川道監察御史陞知台州府
事尋改蘇郡邑人自國初至今登進士第者僅
三人然仕止郎官今克寬年未五十已官二千石
守天下大郡清名美政播聞朝野華階峻秩日進
日崇不止此也然則今日邢氏之族又豈但大於
邑中諸族而已哉邢氏舊有族譜久燬於火至克
寬之先大父某府君咨訪故老蒐羅散失粗錄成
帙晚年以授克寬俾終厥志克寬承命惟謹寢息
不忘者垂二十年始克承先志命之曰邢氏譜系
問攜來京師以予同鄉且相厚也屬予序之

氏族以名爵顯名爵以才德著氏族蕃而名爵無
聞樗櫟之材也名爵顯而才德弗稱土木之偶也
有名爵以表氏族有才德以副名爵則雖在中州
聲明文物之地亦云鮮矣而况遐遠之地也哉是
則文昌之有邢氏邑里之望也邢氏之有克寬族
屬之光也後之承其統緒同其宗盟者益思所以
繼之承之光之大之於無窮哉

東莞邢氏族譜序

古之人通於姓氏之學者在春秋時則魯展禽晉
胥臣鄭行人子羽秦漢以來則應劭何承天賈與

之路敬淳常述柳芳諸人於九天下之世族皆能
究其所起疏其所分以極於其所至焉此無他有
所稽也自知撰譜事之職廢而左戶之藏散姓氏
之學世不復講官不以世郡不著望姓或以賜他
人譜或以通他族籍而或至於相混冒故世之以
儒自名而負博洽之稱者自姓之所由來且無所
於稽又況於其他耶雖然往者固無及已若夫據
今肇始以為來者之張本烏可不汲汲然耶此寶
安祁氏家譜之所由作也祁氏受姓始於晉獻公
之四世孫奚為晉大夫食邑于祁遂以為氏自是

來不知幾百世而居於雄又不知幾十世而徙
於寶安居寶安者又不知幾世矣而至於銀青光
祿府君自府君以上溯而至於晉大夫固不可得
而知矣自府君以下沿而至於今日則源而流本
而支一一有可考者焉及今不為之譜安知數世
之後不猶今日之於銀青府君以上者乎府君八
世孫職方府君秉剛慨然有志於譜牒之脩天不
假年志竟莫遂臨終乃以屬其子地官主事順順
承先志惟謹會其從伯父秉倫甫類次為圖俾順
脩正之既克成編因求予序竊以為自宗子法廢

而族無統唐以前重世族當時士大夫非獨自明其先於凡天下之人之家之世系皆能稽而知之也宋以後自非世宦文儒之族求其有譜牒也蓋鮮矣邾氏此舉其知所先務歟自時厥後凡為其子若孫者尚思所以繼繼承承以弗墜矣乎於是乎書

昌國徐氏宗譜序

自大宗小宗之法不行於民氏族遂至漫散而無以收之無以收族則人不知敬宗不知敬宗則併與其所自出之祖不知所以尊之矣世儒有志復

宗者未嘗不致慨於斯予竊以謂宗法雖不可行於民庶之家至於有世祿者則固未嘗不可行也今制文臣無任子之比而武臣世賞之延則有前代所未有者按禮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疏家解別子有三其一謂庶姓起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今武臣初後軍起者似之繼別為宗謂別子之後世世以嫡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祖也今武臣之世嫡承襲者似之世嫡之次子為別子也今武臣之世嫡承襲者似之世則為繼祖也今武臣之世嫡承襲者似之世則為繼

之一快也哉於是乎書

煖水祝氏海南分譜序

姓氏有祝自祝融始饒州有祝自唐祝欽明始煖水有祝自南唐祝約始海南有祝則自皇朝祝得威始於戲祝氏得姓其來也遠矣考氏族者謂祝出黃帝六世孫重黎為火王封之祝地曰祝融歷夏商之世為陸終為彭祖周武王克商得彭祖商孫封之祝阿祝丘祝茲祝其祝柯五邑之地俾上襲黃帝然樂記又曰封帝堯之後於祝考堯亦系出黃帝蓋同一本也平王東遷五邑之地併於

祝曾子孫散居鄭衛間所至成宗其最著名者春秋時有祝聃漢有祝良唐有祝欽明欽明京兆始平人仕為國子祭酒封魯國公貶饒州刺史子孫遂僑居于斯是時饒信衢括之間林然多祝氏矣其一支分自三衢居于德興是為煖水之派其始分者南唐時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約也祝氏世系散見載籍其著成譜謀者有江山譜有鹿坡譜有荆襄譜有煖水譜煖水者宋南渡後節度推官祝震亨也震亨之八世孫孟獻仕皇明為太僕少卿永樂中本震亨舊譜倣歐蘇例重加編次

以續之則今譜是也自約遷煖水至于孟獻十有
六世孟獻作譜時其族弟俊分居海南守禦萬州
為千戶得孟獻茲譜緒而續之俊之子祿與予同
壻貴池吳氏為襟友祿卒子琪嗣其官琪近携其
子時亨來京告代館於予因以此譜見示請書
其後惟海南之祝自煖水而分煖水銀青為一世自
銀青至于俊之祖宜勉為十四世得威則十五世
俊十六世祿十七世琪十八世時亨十九世也今宜以十四
世以上沂于銀青為煖水總譜自十四世以下宜
危公之高祖始為海南分譜宜勉始起家以軍

為百戶者也得威嗣為百戶來海南陞千戶于萬
州者也宜勉以上之四代考曰賢二祖曰淳一曾
曰萬一高曰恭乃宜勉所自出親未盡而當祀者
也來海南者雖始得威而起家得官則由宜勉於
宗子法乃別子之祖得威則繼別之宗宜勉以上
之四代在今日雖若親盡當桃然作譜者當原本
始率仁義等而上之以盡尊尊親親之義琪父子
歸予故擬為海南分譜則例以畀之使它日有志
述祖宗之志得有所持循以成一家書為子孫萬
世之傳異時有事持歸德興以合煖水之族庶不

迷其所自来云

廣昌何氏家乘序

後世作譜者率遵歐蘇二家說者多病其簡何也蓋家之譜視國之史史紀一國之事不得不簡譜錄一家之事不可不詳彼其世遠人亡載籍湮微往事無所於稽不得已而畧之可也苟耳目親所見聞明有徵驗可以貽遠而示範乃亦棄之而不錄博雅好古君子所不忍也曾謂仁人孝子而忍忘其先德哉此廣昌何氏家乘所由作也予友大司寇吁江何公廷秀續其先太宰公所輯何氏家

乘間以見示屬為序蓋查本二家之譜列而析之詳書備錄巨細不遺今為六卷一譜序二族譜圖三宗譜圖四家傳五婦德六先塋志而附載勲封制書贈送詩文而終以先世遺事其於廣昌畫錦何氏一族之事詳且備矣凡何氏受姓以來見于史傳者殆無遺焉予嘗讀韓文每疑其序送何堅何與韓為近之說意謂古人因生以賜姓為其後者非所出而冒之容或有之聲音偶爾相近出於一時方言者焉能強人以必從哉疑其言無所本及讀史記周本紀上應劭曰氏姓註云以何

姓為韓後然謂之以為後則固非聲音偶近者矣
近世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亦謂何氏出自姬姓食
采韓原為韓氏韓後為秦所滅子孫散居陳楚江
淮間以韓為何隨聲變為何氏名世宋人去古益
遠何所從而得此說哉考之孫恂唐韻韓滅子孫
散居江淮間以韓為何字隨音變鄧說蓋本諸此
然則鄧說本於韓應氏生二子之前數百年其言
必有所本且明言其出氏姓註非無徵之言也韓
了偶未見歟抑或別有所出歟自昔觀人之國而
論其世者必徵諸文獻予竊以謂論人之家世者

亦然何氏之賢人在前代政事則有武經術則
有休名位則有曾三人者其尤者也若以典籍言
之則休公羊本旨羽翼聖經得以從祀孔庭垂名
千載其次則西疇常言鑿鑿乎布帛菽粟之文宛
然濂洛宗旨也今畫錦之何實出西疇太宰公西
疇先生六世孫也先生諱坦仕宋為寶謨閣直學
士廣東提刑太宰公中興其後而司寇公實鍾太
宰公之武父子清名勁節為當世偉人俱以經術
發身賢科歷官中外位八座為時名臣 本朝革
中書省而專任 部今尚書執政大臣也視古丞

相然百年以來大江以南父子相繼為尚書者僅見何宗所謂政事經術名位至是益大以顯况公又多有著論大雅君子卓爾不群其所以具瞻四方傳布後世文獻之足以徵者豈止一時一方而已哉昔漢韋賢父子相繼為相玄成作詩以自劾其述祖德也曰赫矣我祖慶流于裔於體厥德於赫有聲其勉後人也曰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今公父子實足以匹休於漢之韋氏而為其後人者盍誦是詩以相勵思齊其先人而庶幾其企及乎予與公同登甲戌進士第同年

中志同道合者也故不辭而為之序

貴溪丘氏宗譜序

貴溪之周坊有鉅姓曰周氏者氏雖周而其實則丘也丘之先出自宋魏國忠定公公之子壽雋以字行生子汲知饒州汲子必恭始居郡之樂平邑人稱所居曰丘村其玄孫亨通分居餘干之珠湖子真實者徙邑之墩頭墩頭密邇信之貴溪世與貴溪周坊周氏連婚姻真實四世孫韋萬軒者生六子持周氏之嗣因命幼子惟政為其後至今四世矣惟政生子旭鑑守台有聲終浙江叅政孫祺

守括致政家居曾孫鼎字宗用者又以進士選屬
刑曹擢任陝西按察副使今改任于閩將行過予
謂曰某與子同年登第三百五十人中惟吾二人
者同出立宗然某之姓尚後于周屢曾上疏請復
之而未遂其志某之心切切于是未嘗旦夕忘也
竊恐歷世日遠世其後者莫知所自思欲續本宗
世系著其所以然以示後來豫求子一言他日譜
成以冠編端予以歲甲戌登進士第同年中未有
同姓者惟宗用一人與予同所出然而列名于金
門之榜紀實于登科之錄者則又以周姓著焉予

與君固知所自矣而天下之人曷以知其然哉是
則宗用之譜不可以不續而予之序亦烏可以不
作哉謹用考吾丘氏受姓之始末俾以繫之世系
之前庶其後之子孫知其源流之所自也按志氏
族者謂周太公望國于齊都營丘子孫因以為姓
及考史記齊世家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譙周
註云姓焦名牙炎帝之後其先祖嘗為四岳佐禹
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于呂或封于申武王
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于齊都營丘其地在今
齊州臨淄或云濰州昌樂有營丘故城凡二十八

傳而田氏奪其國夫自太公一傳而為丁公僅五傳而至胡公靜徙都薄姑山則齊都營丘僅四世爾其子孫以地為姓者不知始於何時意者遷薄姑之後其留營丘不去者遂以為姓邪雖然天下之地名如宛丘潛丘黎丘之類非止一營丘也况丘氏之外又有所謂閭丘氏葵丘氏梁丘氏陶丘廩丘曼丘淄丘之類皆出齊國豈皆太公後歟若左丘明見于魯論咸丘蒙見于孟子淳丘稷丘出於列仙丘林丘敦出於夷虜則後世以丘為姓者亦云多矣安知其不如今世之人上官氏之去上

東方氏之去方邪自唐人著郡望而以河南望丘良以襄公父子之顯融故也然丘姓顯者多著於南朝齊梁之世率出於兩浙之間則江南之丘有自來矣宋人顯者莫如忠定公然史止載其子壽邁而不及壽雋壽雋仕理宗朝官至尚書其知婺州時嘗援朱文公張宣公例請呂成公謚蓋亦崇尚道學者也是則周坊之丘本於丘村丘村之丘原於江陰江陰之丘其前也有忠定公之建功業有尚書公之尚道學自分丘村以來雖有顯者而不甚大著抑自墩頭變為周坊之後四世而三人

皆紆金曳緋殆若果木然必剝接而後始大榮其
邪雖然枝葉之茂由其根柢之大也苟非厚積其
培植植其本斲泉以灌溉之除穢以保養之而欲
其蕃盛碩茂大至百圍長至參天多至成林無也
予願凡為丘氏子孫者世世相承積道德以立其
基敦仁義以培其本讀書學禮所以灌溉之也懲
忿窒慾所以保養之也以是而持家保族則其博
大而悠遠豈不有必然者哉譜成書予此言於卷
帙之首非但為周坊子孫也凡分自丘村而出於
江陰者皆所當知也雖然也且但江陰哉凡天下

氏者皆不可不知焉

瓊臺類稿卷之十四